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I

WORLD CLASSICS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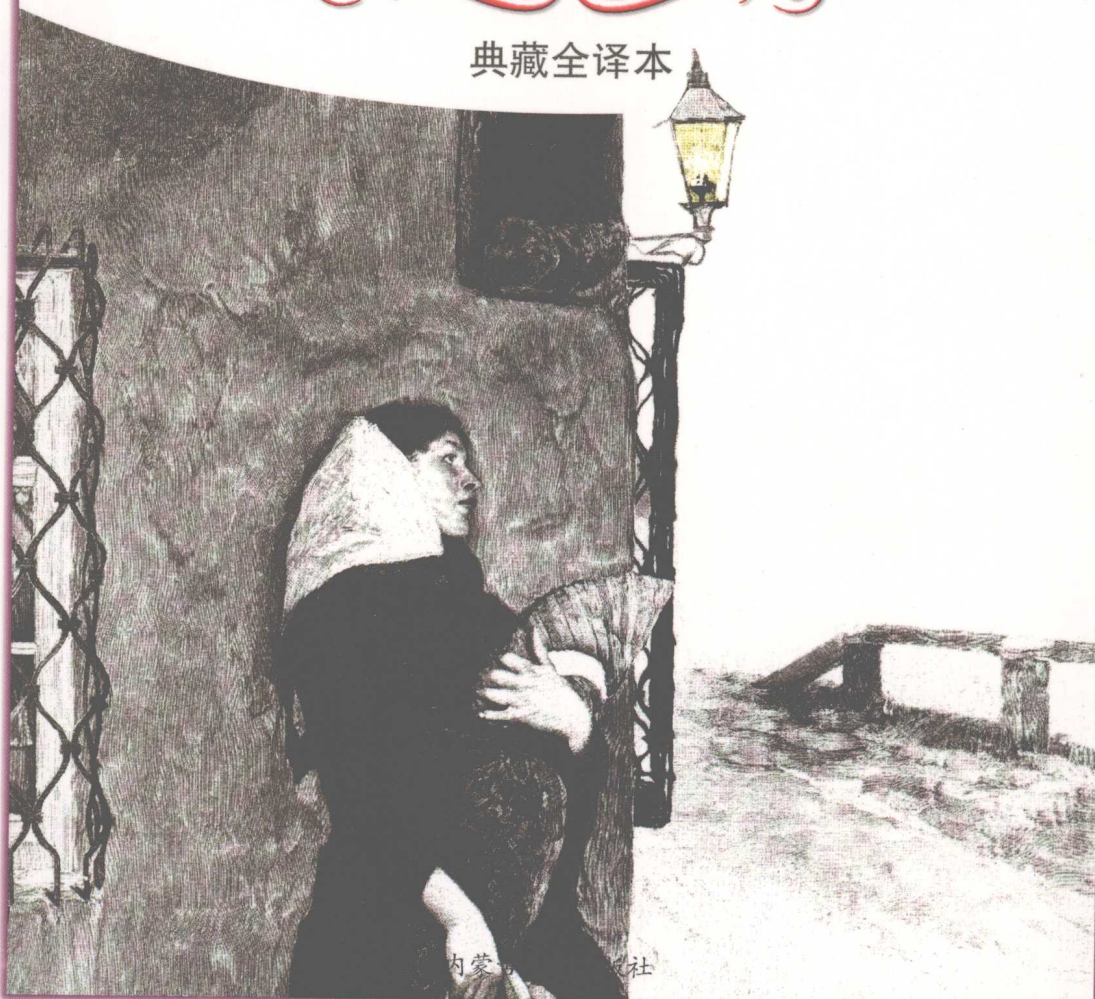
(法) 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_下

Les Misérables II



典藏全译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
WORLD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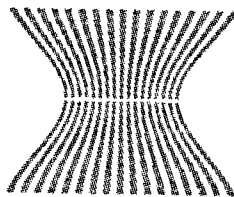
Victor Hugo

悲惨世界_下

Les Misérables

[法] 维克多·雨果 著

夏雪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PRESS

目 录

第三部 马里于斯

卷八 社会渣滓.....	311
--------------	-----

第四部 圣德尼街和普吕梅街的牧歌

卷一 往事拾零.....	352
卷二 埃蓬尼.....	368
卷三 普吕梅街的房屋.....	376
卷四 人们的援助可能来自上苍.....	391
卷五 结局并不像开头.....	396
卷六 小加夫罗什.....	403
卷七 黑话.....	419
卷八 魅力与忧伤.....	428
卷九 他们到哪儿去了.....	444
卷十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448
卷十一 原子与飓风亲如兄弟.....	456
卷十二 科林斯.....	462
卷十三 马里于斯陷入黑暗.....	476
卷十四 庄严的失望.....	480
卷十五 奥梅·阿梅街.....	489

第五部 冉阿让

卷一 四面墙中的战争.....	497
卷二 利维坦的五脏.....	533

卷三	出污泥而不染.....	541
卷四	沙威出格.....	558
卷五	孙子和祖父.....	563
卷六	白夜.....	577
卷七	最后一口苦酒.....	588
卷八	月落微光.....	599
卷九	越黑暗越临近拂晓.....	605

第三部 马里于斯

卷八 社会渣滓

一 马里于斯找戴帽子女郎却遇到戴便帽的男人

夏天和秋天接连而过，冬季来到了。不管勒布伦先生或者那个姑娘，都再也没进过卢森堡公园。马里于斯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重新看见那张温和迷人的脸。他始终在找，找遍各个地方，却什么都没找到。过去马里于斯还是一个满怀热忱的幻想者，是一个顽强、热忱而坚毅的男子汉，是一个用头脑建造未来、大胆地面对人生的挑战者，是一个有着各种计划、谋略、豪爽、思想与志向的有为青年，而如今却成了一只丧家之人。他一筹莫展，面前尽是痛苦。完了。工作令他感到讨厌，散步使他感到疲劳，独零零一个人又感到烦恼；从前广大的天地和五颜六色，被种种形象、光彩以及声音所充斥，被启发和教导、远景以及见识所充斥，而如今却对他显示一片虚无，好像这些通通消失了。

他还在想，不想也做不了其它的事情，不过想已经没有什么快乐可谈了。而思想不住地小声对他谈起的一切建议，他每一次都情绪低落地回答：有意义吗？

他不停地责怪自己。为什么我当初要跟着她？那个时候只需看到她，我就心满意足了！她时而望我一眼，难道这不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吗？瞧她的神情是在爱我。这不已经很美满了吗？我还奢求什么呢？从此以后，不可能再有什么。我真傻。是我的错，等等，就像这一类的念头。他的心思一点儿没有对库费拉克泄露，这是性格所致；不过，库费拉克多少猜到一些，这同样是性格所致。刚开始，他为马里于斯有了心上人而祝贺，与此同时也觉得这件事来得突兀，后来看到马里于斯非常苦闷，于是对他说：“我瞧你这家伙实在傻。噢，到郊外茅庐去散会儿步。”

九月的一天，马里于斯看到阳光美丽，就信心百倍，被库费拉克、波舒哀与格朗泰尔硬拉着去参加索镇舞会，但愿能够有机会在那儿遇到那姑娘，简直是做美梦！不用说，他没看到他要找的人。“奇怪，大凡丢了的女人，总能够在这种地方遇到呀。”格朗泰尔自言自语地嘟囔道。马里于斯将朋友扔在舞会里，走回家去，他很孤独，又疲惫又急躁，在夜色里眼睛朦胧而忧郁，身边经过一辆车，载满了从舞会回来的尽情歌唱的人们，他被这声音和灰尘搞得非常烦乱，真的灰心绝望，不得不呼吸路旁核桃树的难闻气味来刺激头脑。

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愈来愈孤寂、茫然而失望，彻底沉没于内心的苦痛里，在他的不幸中走来走去，就像晕头转向的狼，满怀一片真情，四处寻找那没在眼前的姑娘。

另外一次，他碰到一个人，马上萌生不同寻常的感受。那个时候，他散步在残废军人院大道附近的小街上，从对面走来一个头上戴着鸭舌帽、衣着像工人样子的男子。马里于斯赞叹那从帽下露出来的极其美丽的几缕雪白的头发，又留心看着那个人，他脚步缓慢，似乎心事重重，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说起来也奇怪，他仿佛看出那就是勒布伦先生，一样的头发、一样的背影，只不过多了顶鸭舌帽，走路的姿态也没什么不同，只不过看上去比较忧郁。不过，为什么穿上这套工人服装呢？这有什么用意？到底为什么这样改变装束？马里于斯非常吃惊，等他心情安定了，第一个举动就是追过去，没准儿他最后能够抓到他想寻找的线索呢？不管怎么说，应该走近看清楚那个人，解开谜底。可是，他的这个想法来迟了，那个人已经没有了踪影。马里于斯进入一条横巷，没能找到那个人。此次邂逅，在他脑子里盘旋了好几天才消失。他在心里暗暗地说道：“说起来，那人也许不过是外貌相似而已。”

二 流浪者

马里于斯始终在戈尔博老屋里住，任何人的事都引不起他的注意。

那个时候住在那所破旧房屋里的，也确实只有他与容多雷特一家；他替那家人偿清了上次的房租，不过不管和那父亲，和那母亲，或是和那俩女儿，他都从来不曾谈过话。其余的房客或者迁走或者死去，还有的由于欠付房租而被撵出去。

那年冬天的一个午后，太阳稍稍出来了一会儿，那天是二月二日，古老的圣烛节，但是骗人的太阳，却带来了六个星期的严寒天气。

那一天，马里于斯从他的洞中走了出来。夜色来临，恰好是用晚餐的时间，哦！还要吃饭，不管怀有多少理想激情的人，都有这样的缺点！

他刚刚来到门外，就听到正在扫地的布贡妈说出这番值得回忆的独白：“如今，什么东西价格便宜？都非常贵。世界上惟一便宜的就是痛苦；这个世界的痛苦，的确是毫无价值！”

马里于斯顺着大路，慢慢地向城关走去，好拐到圣雅克街上。他垂着头，一面走一面沉思。

在迷雾里，他忽然觉得被人碰了一下，回头一瞧，却是两位穿着破烂衣服的年轻姑娘，一位瘦削而高挑，一位身材矮小，两人上气不接下气，神情惶恐，飞一般地向前走，就像在逃跑一样。方才她们从对面跑过来，没看到他，走到他身边的时候碰到了他。在昏黄的暮色里，马里于斯看到她们面色蜡黄，头发凌乱，头上戴着不成形的软帽，身穿破烂的裙子，赤着脚。她们一边跑一边谈话。那个高个子小声道：

“冲子来了，险些将我铐上！”

另外一个回答说：“我一看到他们，便溜了，溜啊，溜啊！”

马里于斯从这类丑陋的黑话里听到，宪兵或是市警险些逮捕那俩孩子，俩孩子却跑掉了。

她们钻入他背后路边的树下，那微光在黑暗里还隐约可见，渐渐地就看不到了。

马里于斯停住看了一会儿。

他刚想接着向前走，突然看到脚边地上有一个灰颜色的小包，就弯腰捡了起来，看上去像个信封，里边似乎还装着纸。

“噢，”他喃喃自语地说，“可能是那俩穷困的女孩掉的！”

他转身向回走，不停地喊，不过没找到她们，心想她们已走得很远了，于是揣在衣兜中，去用晚餐。

他来到穆夫塔尔街的一条小路上，看到一口孩子的棺木，盖着一条黑色殓布，在三张椅子上面放着，被一根蜡烛照着。昏黄暮色里的两个女孩重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他思忖道：“不幸的母亲！还有一件比看到自己的亲生孩子死掉更痛苦的事情，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苦。”

接着，这些能够触发他感情的悲惨事儿，都消失在他的脑子里，他重新回到习惯的思念里，重新想起在卢森堡公园的树影中，那充满阳光的爱情以及快乐度过的六个月。

“我的生活变得那样阴暗忧郁！”他心里暗暗地说道，“我的面前随时都有年轻的姑娘出现。但是，过去都是天使，如今都是妖精。”

三 四脸人

夜晚，他脱衣服正想去睡觉的时候，手碰到他在路上捡起放在口袋中的那个小纸袋。他早就忘了，此刻才想起来，应该打开瞧一瞧，可能里面有那俩女孩的住址，假如东西的确属于她们的话，无论是什么人的，找到必要的线索就会还给失主。

他把那信封打开。

信封没封，里边装着四封信；全都未封。

每一封信上都写好了名字住址。

四封信里都发出一阵烟草的恶臭味。

第一封信的名字住址是：“夫人收，德格吕贝雷侯爵夫人，议会对面广场第……号”。

马里于斯心里思忖着，在信里也许能够得到他想找的线索，何况信都没封口，瞧一瞧好像没有什么不妥。

下面就是信的内容：

侯爵夫人：

悲天悯（恻）人之心是更为紧密团聚社会的美德。转移您那基督教徒的感情及仁慈的眼睛，瞧一瞧这个不幸（幸）的西班牙（班）人吧。他忠心于正痛（统）的神圣事业，显（献）出自己的鲜血和一切财产，便于汗（捍）卫这种事业，最后自己遭（遭）受牺牲，现在陷入一品（贫）如洗的境地。夫人是使人钦佩的人。无以（疑）能够给以救急（济），以令一位篇（遍）体麟（鳞）伤、受过教育有荣誉的军人，在急（极）端痛苦中得以生村（存）。侯爵夫人，很早就扬（仰）仗您满心的人道，和您这样不悖（幸）的国家产生的兴趣。他们的祈祷一定不会涂（徒）劳，而他们的干（感）急（激）之情永久保留动人的回义（忆）。

夫人，请接受在下的敬意，兴（幸）运的堂·阿尔瓦雷兹。西半（班）（牙）袍（炮）兵上尉，留在法国躲避灾难的保王党人，正为祖国策（奔）波，又由于缺乏经急（济）来元（源）而难以前进。

尽管信里签了名，却并没有写住址，马里于斯期望能够在第二封信中发现。第二封信收信人住址是“夫人收，德·蒙维尔内白（伯）爵夫人，珠宝街九号”。

马里于斯读着：

白（伯）爵夫人：

写信的人是一位不幸（幸）的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最小的刚刚八个月。自从最后一次分娩（娩）以后，我就一病不起，继而被丈夫扔（抛）弃，已经有五个月了，没有任何经济（济）来源（源），陷入及（极）端贫（贫）困的境地。

怀着满心的敬佩之意，并且一心指望白（伯）爵夫人，有这一荣辛（幸）的妇人巴利扎尔

马里于斯接着读第三封，仍然是一封求告信。信里这样写着：

巴布尔若先生，选举人，针织品批发商，圣德尼街和马蹄铁街拐角。

我唐突地寄信给您，请求您的同情（情），给予我针（珍）贵的关怀，关注一个刚刚给法兰西剧院寄去剧本的文人。那个剧本是历史提（题）材，故事里的情节是在帝国时期的奥维涅发生的。自（至）于风格，我觉得是自然的、短小精干（悍）的，也许有点儿特色。还有四处地方的几首唱词。滑稽（稽）、庄重、使人意料不到，还有人物性情的变化，另外带上点儿渲染（染）全剧的浪漫（漫）主义色彩，而整个剧情（情）又神秘（秘）地进行，神奇跌宕（宕），几经转折才结束。

我的首要目的便是想使渐渐机（激）发当代人的一切裕（欲）望得到满足，即“时髦（髦）风上（尚）”。这是一种认（任）性多变的风信旗，好像经常随着新刮的风而转变风向。

虽然有这样多的优点，我仍然有理由忧虑：那些拥有特权的作者疾（嫉）妒而又自私，要剧院拒绝（绝）接受我的剧本，因为我深深地了解人们总是要让初出茅庐的人受尽挫折。

巴布尔若先生，您是文学坐（作）家的明智的保护人，我很早就知道您，所以大胆地吩咐我的女儿去对您沉（陈）述在这炎（严）冬时节，我们机（饥）寒困苦的情况。我之所以请求您允许我将这一剧本与以后要写的剧本都敬献（献）给您，就是想对您证实我那么盼望有幸（幸）获得您的庇（庇）护并以您的大名为我的坐（作）品添光。如果不见气（弃），多少赐给我一点儿，我就立即开始写一个湿（诗）剧，以表达我的敢（感）机（激）。这个湿（诗）剧，我会极力写得十全十美，首先成（呈）送给您，随后再编进那部历史剧的开始，般（搬）上舞台。

向巴布尔若先生和夫人志（致）以最尊敬的问候。

尚弗洛·文学家

又及：即使只给四十个苏。

请务必谅解，吩咐小女代表前去，我无法亲聆（聆）教诲（诲），唉！

说起来可笑，衣关（冠）难以出门见人……

随后，马里于斯又把第四封信打开。收信人住址是：“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
里面有下列的几行文字：

善人：

如果您愿意劳动大架（驾），陪着小女来一次，将会看见贫（贫）穷的苦难场景，我也将给您看我的证件。

您看见这几行文字，康（慷）慨（慨）的灵魂肯定会动恻（惻）隐之心，因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都会产生强烈的激情。

满怀同情（情）的人，您也会同意，人到了饥（饥）寒难忍的境地，为了获得点儿救济（济），想使当局答应的确是件痛苦的事情，就仿佛我们贫（贫）穷等待别人来救济（济）的时候，连啼饥（饥）叫苦和饿死的自由也没有了。命运对一部分人残哭（酷）无情（情）；而对另一部分人却极其康（慷）慨（慨），疼爱备至（至）。

我静候大架（驾）位（莅）临，或是您的捐曹（赠），假如您愿意行善的话，那我恳请您赏脸，真正高上（尚）的人，接受我的敬意，怀着这种敬意有幸（幸）当您的

非常卑贱并

非常顺从的仆人

P. 法邦杜戏剧艺术家

马里于斯念完了四封信，仍然不怎么明白。

第一，没有一个写信人留下住址。

第二，这些信好像是堂·阿尔瓦雷兹、妇人巴利扎尔、诗人尚弗洛、戏剧艺术家法邦杜这四人写的，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字迹完全相同。

假如说四封信并非一人所写，那又怎样解释？

另外，还有一件事证明这些猜测是对的，都是一样粗糙而发黄的信纸，都是一样的烟草味；虽然写信人显而易见地要用各不相同的笔调，不过一样的错别字却大胆地在四封信中一再出现，文学家尚弗洛和西班牙上尉，都同样没能避免。

挖空心思去猜测这个微不足道的谜团毫无意义。假如这东西不是捡到的，的确像是故意开了一次捉弄人的玩笑。马里于斯非常苦闷，就算一个出人意料的恶作剧也没有心情凑趣，没有心情参加好像街头的石块邀请他玩的游戏。这四封信就仿佛在嘲讽他，和他捉迷藏。

何况，没有任何迹象证明，这几封信是马里于斯在大路上遇到的那两位姑娘的。一句话，这很明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叠废纸。

马里于斯重新将信放入信封，一起丢在角落里，然后上床睡觉了。

大约早上七点钟，他刚刚起来吃完早饭，正准备着手工作，突然听到有个人小心地敲打他的房门。

他什么都没有，从来不锁门拿下钥匙，只有很少几回有紧急工作除外。并且，就算他不在屋里，也总是把钥匙插在锁上。“有人会把您的东西偷走的。”布贡妈经常这样说。“有什么好偷的？”马里于斯答道。还果然说中了，有一次，一双破靴子丢了，叫布贡妈大为得意。

又敲了一次门，特别小心，还像第一次一样。

“请进来。”马里于斯说道。

房门开了。

“有什么事，布贡妈？”马里于斯问，不过他的眼睛根本没有从桌上的书籍和抄本上抬起来。

回答他的并不是布贡妈的声音：“很抱歉，先生……”

那声音深沉、轻微、紧蹙而沙哑，是一个老头子喝烧酒和烈酒太多的沙哑的嗓音。

马里于斯赶紧转过身去，却看到一位少女。

四 苦难中的玫瑰

一位十分年轻的姑娘，半推开房门站着。破屋子的天窗与房门正对，昏暗的天光射进来，映在姑娘的脸上，她面无血色，身体羸弱瘦削，只穿了一件单衣与一条裙子，赤裸裸的身体在里面冻得直打哆嗦。一条绳子充当腰带，另外一条绳子就代替发带；尖尖的肩膀从衬衣内顶出来，皮肤白中透黄，就像淋巴液色，锁骨满是尘垢，两手红通通的，嘴唇半张着，没有色泽，里面牙齿缺了几颗，双眼黯然，既胆大又下贱，整个人儿仿佛一个未长成的少女，而那目光却如同一位堕落的老妇人；五十岁和十五岁混在一块儿，这样的人处处脆弱而又使人害怕，让人见后不流泪也会寒心。

马里于斯站起来，神色惊异，望着面前这个人，感到她很像出现在他梦中的那个黑影。这位姑娘并非生来就很丑，却变得这么丑陋，使人看后非常难过。她童年时代，生得肯定还很标致。少女的风采依旧在反抗由于堕落和贫苦而带来的未老先衰的丑态。美的余韵，在这十六岁的脸庞上快要消逝了，就像冬季早上的黎明，马上要在丑恶的云雾里隐没了。

这张脸并不非常生疏，马里于斯能隐约回忆起在哪儿看到过。

“有什么事情吗，小姐？”他问。

姑娘的声音如同酗酒的苦役犯：“这儿是给您的一封信，马里于斯先生。”

她说出马里于斯这个名字，那就一定是前来找他的；但是，这位姑娘是什么人呢？她为什么知道他的名字？

她没等主人邀请就走进屋来，一点儿都不犹豫，进来以后又望着整间房子和散乱的床铺，那镇静的态度瞧着实在让人伤心。她赤脚，裙子上有大窟窿，露着长腿和瘦瘦的膝盖。她瑟缩发抖。

她的确拿着一封信，交给马里于斯。

马里于斯把信封拆开，发现用来封信封的面包糊宽而厚，并且是潮湿的，信不会是从遥远的地方送来的。他读道：

好心的邻居，年轻人：

我知道您对我做的好事，六个月以前为我交了一季度租金。年轻人，我为您祝福。我大女儿将告诉您，最近（近）两天，我们一家四口，连一快（块）面包都没有，我老半（伴）生病了。假如说我在思想方面一点也不决（绝）望，也是由于我认为可以对您的康（慷）慨（慨）之心满怀希望，您看见这样的沉（陈）述，肯定会实行人道，并愿意帮助我，大肚（度）布失（施）给我轻薄的恩会（惠）。

我对您致以人中善士应当得到的崇（崇）高的敬意。

容多雷特

又及：我的女儿等候您的分（份）付（付），亲爱的马里于斯先生。

从昨天晚上开始，马里于斯就困惑不解，读完这封信，就像在地窖中看见了烛光，立即都清楚了。

这封信与其余四封信出自一个地方：字迹一样，笔调一样，别字一样，信纸一样，连烟草的恶臭味也没有什么不同。

五封信，五种说法，五个姓名，五种签名，不过是一个写信人。西班牙上尉堂·阿尔瓦雷斯、可怜的母亲巴利扎尔、诗剧作家尚弗洛、老戏剧家法邦杜，四人都叫作容多雷特，如果容多雷特这个人确实叫容多雷特的话。

马里于斯住到这所旧房屋里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我们提到，他很少有机会看到，甚至略微看到他那十分卑贱的邻居。他精神不集中，眼睛也随精神而移动。不妨说，在走廊中或者楼梯上，他多次和容多雷特家人迎面走过；不过在他眼中，那只是一些人影，他完全没在意，所以昨晚在大马路碰到容多雷特家的两个姑娘，竟没认出来，那很明显是她们姐妹两个，而这个刚刚走进屋子，他在讨厌和同情中，也不过是隐约觉得自己曾在哪儿看到过。

此刻，他什么都看清楚了，知道他的邻居容多雷特生活困难，于是靠着剥削善人的施舍来维持生活，搜集住址，用假姓名给他觉得有同情心的有钱人写信，叫女儿冒着危险送去；没想到这位做父亲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充当赌注，和人生进行一

场赌博。马里于斯还认识到一点，从昨天黄昏她们喘着粗气逃跑的情形，从她们说的粗鄙语言来看，这两个贫穷的女孩也许还做些不为人知的暧昧的事情；她们堕落到这样的境地，都是这些导致的，她们在真正的人类社会里，既非孩子，也非少女，也不是成年妇女，而是由穷困中产生出来的既淫秽又纯真的怪物。

可怜的生物，没有姓名，没有年龄，没有性别，也没有善恶之分，告别童年，在这个世界上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既没有自由，没有贞洁，也没有责任。这灵魂，昨天刚刚开放，今天便枯黄，就像落在街心的花儿，溅满了泥垢，只等着车轮来碾碎。

这时候，马里于斯用惊讶而同情的眼光看着她，但姑娘则如同幽灵般毫无顾忌，在简陋的屋子来回走动，不管无法遮体的衣裙，有的时候，她那没有扣住的撕裂的衬衫几乎滑落到腰际。她挪动椅子，移乱搁在五斗柜上的那些盥洗用具，还抚摩马里于斯的衣裳，每一个角落都翻看遍了。

“噢！”她说，“您还有一面镜子呢！”

她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哼唱闹剧里的一些唱段、疯疯癫癫的小曲，那嘶哑的嗓音真是不堪入耳。但是，这种没有丝毫顾忌的举动，却现出一种无法言表的拘束、紧张和丢人的意味。无耻正是可耻。

瞧着她在房间中乱走乱动，或是乱飞乱扑，仿佛被太阳惊扰或者折断了翅膀的小鸟，这情形比什么都更凄惨。不过这又会使人觉得，假如是另外一种命运，受过教育，那这位少女活泼自在的行为，大概能使人留下温顺可爱的印象。在动物里，生来就是白鸽，绝不会变为白尾海雕。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人类中才可能发生。

马里于斯这样暗思付着，任凭她行动。

姑娘来到桌子前面，说：“哦！这些书！”

她那昏暗的双眼透过一点儿微光，接着说道：“我呢，我识字。”

她的语调表现出能够吹嘘一下自己某方面的一点儿长处的那种幸福，谁听后都会感觉到的。

她赶紧拿起在桌子上摆着的一本书，非常顺畅地读道：

“……博端将军收到命令，让他带领他那一旅的五营人马，攻取处在滑铁卢平原正中央的乌戈蒙古堡……”

她不读了，说道：“哦！滑铁卢！这我知道。从前在那地方打过仗。我的父亲也参加过。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军队里呆过。我们一家人都是十足的波拿巴派，是的！滑铁卢，那是打英国人。”

她把书放下，然后拿起笔，喊着：“我也能写！”

她蘸上墨水，回头对马里于斯说道：

“您要瞧一瞧吗？看，我来写几个字让您看一看。”

她没等马里于斯答话，就在桌子上的一张空白纸上写了这样几个字：“冲子来了。”

写完丢下笔，说：“没有错别字。您可以看一看，我与妹妹，我们都曾受过教育。我们以前并非这副样子，生来可不是……”

她话说到这里就闭了口，黯淡的眼睛死死地望着马里于斯，然后又放声大笑，说道：“算了吧！”那语调包含着极端不知羞耻所抑制的极端惊慌。

然后，她喊道：“马里于斯先生，您偶尔也去看戏吗？我呢，就经常去。我有一个小弟弟，他和艺术家在一起，经常送给我门票。说实在的，我讨厌侧面的那种条凳座。坐在那里不自然，不舒服，有的时候还特别挤。那群人身上的一股味儿也实在刺鼻。”

然后，她带着一副奇怪的神色，仔细看着马里于斯，对他说：

“马里于斯先生，您知道您长得非常漂亮吗？”

两个人同时产生一个思想，姑娘笑了起来，马里于斯的脸涨红了。

她凑近他，一只手放在马里于斯的肩膀上。

“您没留意我，但我认得您，马里于斯先生。我在这儿的楼梯上碰到您，还有几次，我到奥斯特利茨那儿蹀跹，看到您进入一个住在那里的叫马贝夫老爹的家中。您的头发蓬松松的，这个样子对您非常合适。”

她说话的声音故意发得很柔和，最后只是变得非常微小，有一部分字从喉头到嘴唇的途中消失了。就像在缺音的键盘上弹琴。

马里于斯缓慢地向后退了一下，用淡漠而严厉的声调说：“小姐，我这里有一小袋东西，一定是您的，请准许我把它归还给您。”

说完，他将装着四封信的纸袋交给姑娘。

姑娘拍手叫道：“我们四处找呀！”

她连忙接过纸袋，一面打开一面说道：

“我的上帝！我与妹妹找呀找！谁知倒叫您拾去了！是在马路上拾到的吧？可能是在马路上？应当知道，我们是奔跑时丢的。是我那该死的妹妹干的好事。我们返回家中才知道掉了。我们不愿意挨打，打也没什么好处，任何好处都没有，肯定没有，因此我们回到家里便说，那些信都已送到了，别人对我们说：‘滚！’这些倒霉的信，没想到在这里！您怎么知道这些信是我们的？啊，对了！是看字迹！这样，昨天黄昏，我们跑的时候碰到的是您啊。这也不足为怪。没看到。我还对我妹妹说：是位先生吧？我的妹妹说：‘我认为是位先生！’”

这时候，她打开那封给“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的求告信。

“对！”她说道，“这一封是写给那做弥撒的老头儿的。是的，刚好是时候，我给他拿去，大概他会给我们一点儿钱去吃顿饭。”

她再次笑了起来，加了一句：“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有饭吃，您知道会怎样吗？我们会把前天的午饭、前天的晚饭、昨天的午饭、昨天的晚饭，全都在今天早上做一顿吃下去。嘿！别多嘴！狗东西，你们还不高兴那就饿死！”

马里于斯听完这话，才记起贫穷的姑娘来他这里是为了什么。

他摸了摸自己的坎肩兜，什么都没摸出来。

那姑娘仍然往下说，就似乎忘了马里于斯在旁边。

“有的时候，我夜晚出去；有的时候索性不回家。住在这里以前，那年的冬季，我们就在桥洞底下住。大伙儿紧紧地挤在一起，以免冻死。我的小妹冻得不停地哭。水，那么令人寒心！我要跳水淹死，但心中想道：不行，那太冷了。我独自一人到处乱跑，有的时候就跑到阴沟中睡觉。您可知道？深夜，我徒步走在马路上，看到那些树木如同刀叉，看到黑糊糊的房屋那样高大，仿佛圣母院的钟楼，在我的想像里，那白墙就像河流，我心中思忖道：嘿！那里也是水。星星就像彩灯，似乎也冒烟，会被风吹灭，我都看愣了，耳旁仿佛有很多马呼呼吹气；虽然在半夜，我还听到手摇风琴的声音与纺纱机的响声，是什么声音我也不清楚。我觉得有人往我身上掷石子，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快逃走，一切东西都在转动，一切东西都在转动。人没吃食物，就是这副模样。”

她呆呆地看着马里于斯。

马里于斯摸着每一个衣袋，摸了好一会儿，最后集了五法郎十六苏，当时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今天能吃顿晚饭就行，”他心里想，“明天的再说。”所以，他给自己留了十六个苏，把五法郎交给那个姑娘。

她连忙接过钱币，说：“啊，出太阳了！”

这太阳似乎能够融化同时在她脑中导致雪崩，她说出许多黑话：“五个法郎！亮晶晶的！大头币！在这破洞里！可真邪门！您是个好娃子。我可以把我这老跳狗给您。宝贝儿真棒呀！够两天吃喝的啦！吃肉的穆升啦！吃烩大马尔啦！可有吃头了！穷得好舒服呀！”

她把衬衫拉到肩膀上，向马里于斯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亲昵地做了一个手势。一面说一面向门口走去：“您好，先生。说什么不要紧。我要去找老者家了。”

她经过五斗柜，看到上边有一个在尘土中发霉的硬面包，便扑上去，拿起来一面啃一面说道：“很好吃！太硬了！快把我的牙咯下来了！”

说完，她离开了。

五 天生贼脸

五年里，马里于斯始终生活在贫困、清贫甚至痛苦里，如今才发现他完全不理解真正的贫穷生活。真正的贫穷生活，方才他看见了，就是刚从他面前经过的那个幽灵，只看到过男人的贫穷生活，事实上算不得什么，应该看一看女人的贫穷生活；只看到过女人的贫穷生活也算不得什么，应该看一看孩子的贫穷生活。

一个男人无路可走时，那就确实无可救药了。他身边那些无法自卫的人，也就随之遭受不幸！工作、工资、面包、炉火、胆量、善良，顿时通通消失了。外边的太阳光好像熄灭了，心里的精神之光也在熄灭；在黑暗里，男人碰见处于奈中的妇女和儿童，就残暴地强迫他们去干无耻的事。

于是，任何丧尽天良的勾当都有可能干出来。圈住无奈的隔板薄而脆，任何一面都向着

邪念和罪行。

健康、青春、荣誉、初长成的肉体，圣洁的顾忌、心灵、童贞、廉耻，灵魂的这层保护膜，都被这种摸索出路的举动所控制与蹂躏，而这样的摸索遇上污秽就安其状。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男子、妇女、少女，互相混杂，不分性别、血统、年龄，也不分丑行与纯真，就仿佛是一种矿物结构层。他们挤在一起，蹲在一种人生的黑洞中，互相看着，陷入惊惶酸楚之中。那些可怜的人呀！他们的面色那么苍白！他们是那么冷！他们仿佛住在距离太阳比我们更要远的一个星球上。

在马里于斯眼中，这个姑娘似乎是从阴间来的。

她对他显示了黑暗世界完全不同的可耻的一面。

马里于斯真要谴责自己了，不该胡思乱想，陷进儿女私情，最后直到今天，连邻居也不曾看一眼。替他们交房租，不过是一种本能的行为，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但他马里于斯，原本应该做得更好。什么！他与这些贫穷无告的人，只隔着一道墙，他们被隔绝在世人之外，在黑夜里摸着黑度日，他跟他们毗邻而居，应当说是他们接触到的人类链条的最后一环，他听到他们生活在旁边，更真切地说在他的旁边喘息，但他熟视无睹！隔着一道墙，每时每刻他都听到他们走路，来来回回，讲话，但他却充耳不闻！他们的话语里有呻吟的声音，但他无动于衷！他的思想飞向其它的地方，飞往梦幻，飞往不会有的好梦，飞往虚无的爱情，飞往想入非非的情恋；可是有些人，他从耶稣-基督那儿论称的兄弟，他在民众里的同胞兄弟，竟在他身旁挣扎着死去！就要绝望地死去！他也是一个因素，导致他们的不幸，加深了他们的不幸。因为，如果他们有个其他的邻居，有一个少些愚痴多些关怀的邻居，一个乐于助人的普通人，那么很明显，他们的贫穷便会被人留意，他们不幸的迹象便会被人发觉，可能他们早已获得照顾，不再贫困了。毋庸置疑，看起来他们不知廉耻，十分堕落，十分肮脏，甚至使人憎恨，但是，他们是少有的跌倒而没有彻底堕落的人；何况，倒霉的人和无耻的人到了一个个点上，就被人混在一起，只用一个名称，一个上天注定的名称：无赖；到底是谁错了呢？何况，陷落得愈深，救援不是应该更有力吗？

马里于斯和任何一个真正老实的人一样，遇到事情时常进行自我教育，过分责备自己，此次他一面自责，一面看着和容多雷特一家隔开的那堵墙，似乎他那不胜同情的眼光能够穿透墙壁，使那些贫穷的人得到温暖。这堵墙壁十分薄，是敷在钉的板条上的灰泥，就像刚才提到过的，隔壁讲话与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惟独像马里于斯这种睁着眼做梦的人，才从来都不曾察觉。间壁墙不管容多雷特那面或者马里于斯这面，都没贴墙纸，赤裸裸地露着粗糙的结构。马里于斯仿佛本能地仔细研究间壁墙；梦想偶尔和思想一样，也能研究、察看、审视。他突然站起身来，刚发现墙上面，在天花板附近有一个三角形洞眼，是三根木条形成的空隙，堵塞空隙的灰泥已脱落。站在五斗柜上，冲着洞就能够看到容多雷特的破屋。慈悲的心也好奇，并且应该好奇。这正好是个窥视孔。为了援助而窥视别人的不幸是准许的。马里于斯对自己说：“看看这一家人的情形，到底到了怎样的境地。”

他跳上五斗柜，眼睛贴近小洞口，向里面观望。

六 窟穴野人

城市就像森林，同样有最恶毒最骇人的东西藏身的洞穴；只是城市中躲藏的东西残忍、污浊而又卑贱，即丑陋的；森林中躲藏的东西残忍、猛烈而又雄壮，即美好的。都是巢穴，不过兽穴比人穴好，岩洞比破屋好。

马里于斯看见的是一个简陋的房屋。

马里于斯贫寒，他的屋子也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不过他穷得高尚，房子简陋但干净。不过，现在他所看到的破屋丑陋不堪，恶臭刺鼻，既黑暗又污秽。所有的家具只有一张草垫椅子、一张旧桌子、一些旧瓶旧罐，屋子的两个角落分别有一张难以形容的破床；一切光线来自满是蜘蛛网的四块方形的玻璃天窗，透进来的光线正好将人的脸照成鬼脸。几堵墙壁如同得了麻疯病，到处都是缝隙和疤痕，就像由于什么恶疾而毁容的一张脸，上边潮湿渗出黄色的脓水，以及木炭涂的庸俗下流的图形。

马里于斯居住的屋子还是用砖铺的地面，虽然有点儿不整齐；不过，旁边这间屋子既没铺砖，又没铺地板，人直接踩到陈旧的灰泥地面上走，踩得一片乌黑。地面有高有低，到处都是灰尘，只有从一个方面看还是一块处女地，就是从来没有碰过扫帚；地上到处都是破鞋、

烂拖鞋以及烂布片，好像满天繁星。屋子中还有一个壁炉，所以年租得付四十法郎。壁炉上什么都有：一个炒勺、一个火锅、一些截好的木板、钉子上面挂着的布片、一只鸟笼、灰屑，竟然还有火。两片烧焦的木柴正在炉膛中凄然地冒烟。

这屋子看上去特别丑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面积太大，有许多凸角和凹角，有许多黑洞、斜顶、海湾和地岬。所以出现很多无法探测的可怕的角落，里面也许藏着像拳一般大小的蜘蛛、像脚掌那样宽的鼠妇，没准儿还潜藏着什么妖怪。

两张旧床，一张在门边，一张在窗前，不过都各自有一端抵着壁炉，而且在马里于斯正对面。

靠近马里于斯窥视孔的一个墙角上，墙上有嵌在黑木框里的一张彩色版画，下面写的是“梦境”两个大字。画里一个女子与一个小孩在睡觉，孩子睡在女子的膝头，云里的鹰叼着一个花冠，那女子在睡梦中用手把花冠由孩子头上推向一边；远方拿破仑头顶光轮，倚在一根带黄色斗拱的深蓝色大圆柱上，柱上写着这么几行字：

马伦戈
奥斯特利茨
耶拿
瓦格拉姆
埃洛特

画框下面，一块长方形的大木牌斜倚在墙上，就像一张放反的画，或者背面涂坏的画布框，要不就是从墙上取下来的一面穿衣镜，扔在那儿准备重新挂上。

马里于斯看到桌子上面摆着鹅毛笔、墨水和纸张，桌前坐的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子，个子矮小瘦削，面无血色，目光惊恐，神态狡诈、凶恶而局促不安，是一个面目丑陋的恶棍。

如果拉瓦特能够研究这张脸，就会发现秃鹫和检察官的混合样子：猛禽与讼棍彼此丑化，彼此补充，讼棍使猛禽凶恶，猛禽令讼棍骇人。

那个人一脸灰白色的长胡子，上身穿着一件女衬衫，露着毛乎乎胸膛和寒毛直竖的光臂，下身穿着一条满是污泥的长裤，脚穿一双靴子，脚趾都露出来了。

他嘴里衔着一根烟斗，正在抽烟。穷家里没面包，不过有烟叶。

他在写着什么东西，可能在写马里于斯读过的那种信。

桌子的一个角上摆着一套不完整的老书，似乎是一部小说，是过去租书铺的那种十二开的旧式版本，浅红色的封面上标有大字体书名：

上帝、国王、荣誉和贵妇 杜克雷-杜米尼尔著

一八一四年。

那人一边写一边高声讲话，马里于斯听见他说：

“嘿！世间从来就不公平，即使死了也不例外！看看拉雪兹神父公墓吧！大人物，那些有钱的人，都埋在上头，两旁种着槐树的铺石路面；马车不必停就能到达。小人物，那些穷人，可怜虫，没什么可说的！都在下面，那地方污泥浆齐膝，就丢到泥坑和水坑里，扔在那儿好赶快腐烂掉！想去看他们，就肯定会陷到土里去。”

说到这里，他停止说话，在桌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恨恨地加了一句：“呵！这个世界，我真想一口吞下去！”

一个胖女人在壁炉旁边，蹲在她的光脚上，看起来有四十岁，也可能一百岁了。

她上身也穿着一件衬衫，下身穿了一件针织裙子，不止一处补着旧呢布，并且围着一一条粗布围裙，把裙子遮去大半。尽管她蜷缩身体，依然可以看出她个子极高，和她丈夫比起来，几乎就是一个巨人。她那头发说黄不黄，说红不红，已经变得灰白，极其丑陋，她的扁平指甲的油腻发光的大手时而抬起来理一理。

她身旁也有一本书放在地上，和另一本的版面大小差不多，可能是一部小说的另外一册。

马里于斯看到一张旧床上坐着一个个子高大瘦削的小姑娘，她简直是赤裸着身子，面色灰白，两脚垂下去，那神情既不是在听人说话，也不是在看什么东西，不像是个活人。

她肯定就是方才到他屋里来的那个姑娘的妹妹。

她看上去有十一二岁，不过认真看一看，就会发现肯定有十五岁。她就是昨天晚上在大

马路上说“我就溜啊！溜啊！溜啊！”的那个孩子。

她是那种病怏怏的女孩，长期滞留发育，之后陡然猛长起来。人类生物的这种令人悲哀的情况，就是贫穷导致的。这些生物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都没有。十五岁的年龄还像十二岁，才满十六岁又像二十岁。今天是个少女，明天便成为少妇，似乎她们超越年龄，想赶快结束生命。

这个时候，她看起来还像一个孩子。

此外，这家里看不到丝毫从事劳动的迹象，没有织机、纺车，一件工具都没有。在一个角上有几根废铁，没准儿就是工具。这副情景，就是绝望以后等候死亡的那种悲惨景象。

马里于斯观看了许久，这屋子中比坟墓更阴森恐怖，因为使人觉得有人的灵魂在游移，有生命在活动。

破屋、地穴和深坑，这是某些贫穷人在社会建筑匍匐着的最后一层，不过并不是坟墓，而不过是坟墓的前室；世界上，有钱人时常把最贵重的物品摆放在候见厅，而隔壁的阴间，死亡好像把极其破败的物品放在前室。

那男人停住不说了，那个女的不吭声，那姑娘好像连气儿也不喘，只听到那支鹅毛笔笔在纸上划来划去的沙沙声。

那男人一直在写，嘴里也一直嘟囔着：“混账！混账！都是混账！”

所罗门警句的这类变体，却使那个女人叹起气来，她说：

“小朋友，安静一会儿，不要气坏了身体，我亲爱的。给那些家伙写信，你这个人对他们真是好极了，老头子。”

人受穷如同挨冻，身体紧紧地靠着，不过心却离得很远。从外表看上去，这个女人用惟一存在的那一点儿感情，似乎爱过这男人，但是，全家人在悲惨穷困的重压下，难免每天彼此埋怨，所以，她心里的那点儿感情也许泯灭了，留下来的只有柔情的死灰。但是，甜蜜的称呼还时常出现。比如称他“我亲爱的、小朋友、老头子”等等，不过是动动嘴，心却不再波动。

那男的仍然在写。

七 策略和战术

马里于斯心里真的很烦闷，刚想从临时瞭望台下来，他的注意力突然被一点儿声音吸引了过去，于是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

此刻，破屋子的房门猛地打开了。

大女儿出现在门口。

她脚蹬一双男人的大鞋，溅满了污泥，一直溅到冻得通红的脚脖子上，身披一个破烂的旧斗篷；一个钟头以前马里于斯没有看到她披斗篷，可能是她为了引起更大的同情心，进屋的时候留在门口，离开以后重新披上的。这次她上气不接下气，进来以后顺手推上房门，停下来换口气，这才像欢呼胜利一样地喊道：“他来啦！”

父亲转了转眼珠，老婆转过头来，小姑娘纹丝不动。

“什么人？”父亲问。

“那位先生呀！”

“那位慈善家？”

“是呀。”

“圣雅克教堂的那个？”

“对呀。”

“那个老头儿？”

“是的。”

“他要来？”

“就在我身后。”

“你确定吗？”

“确定。”

“这是真的吗，他来了？”

“他是坐马车来的。”

“坐马来。他是个银行家啊!”

父亲站起身来。

“你怎么就确定呢?要是他坐马来,你为什么先到家呢?起码,我们的住址你告诉他的,是对的吧?是否说清楚了是在走廊另一头右侧最后一道门?希望他不要认错了门!你在教堂中找到他的吗?他看过我写的信了没有?他都对你讲了些什么?”

“行了,行了,行了!”女儿说道,“瞧你这样急,老人家,问话如同连珠炮!情形是这样的:我进入教堂,看到他坐在平日的地方,就向他行了一个礼,把信递到他手中。他读完信,于是问我:‘我的孩子,你家住在哪儿?’我答道:‘先生,我带着您去。’他接着对我说:‘不用了,将你家的住址告诉我。我女儿得去买一些东西,我雇一辆车,会同你一齐到达你家的。’于是我把住址告诉了他。他听到我说出这所房屋时,似乎有些惊诧,迟疑了片刻,才说:‘好吧,我去一趟就是。’做过弥撒,我看到他父女两个离开教堂,坐上马车。我对他交待得清清楚楚,是走廊另一头右侧最后一道门。”

“你怎么肯定他要来呢?”

“方才我亲眼看到那辆车到了小银行街,所以,我就赶紧跑回家来了。”

“你怎么肯定那是同一辆马车?”

“因为我仔细看了看车牌号码!”

“是多少号?”

“四四〇。”

“好,你是一个机灵的姑娘。”

女儿大胆地瞧着他的父亲,指给他看自己脚上穿的鞋子!

“一个机灵的姑娘,也许是这么回事。但是我说,以后我永远也不穿这样的鞋了,不想穿了,第一为了身体,第二是干净。这种破鞋,鞋底老出水,一路唧唧唧唧,比什么都更讨人厌。我宁愿光脚。”

“你说得没错。”父亲回答道,他温和的语气,和他女儿的粗鲁语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光脚,不会叫你走进教堂。穷人也应当穿鞋……进入仁慈上帝的家,怎么也不能光着脚吧。”他刻薄地加了一句,重新回到心里所想的事情上,“这样,你敢肯定他会来了?”

“他在我后面就到了。”她回答说。

那男人挺直腰板,显得满面春风。

“老婆啊!”他嚷道,“你听到了。慈善家快到了。赶快将火熄灭。”

母亲呆住了,纹丝不动。

父亲用要把戏那样的矫捷,由壁炉上猛地拿起缺口水罐,往两根焦柴上洒水。

然后,又对大女儿说道:“还有你!将椅垫的草取出来!”

女儿完全不懂这是在干什么。

父亲拿起椅子,一脚端通椅子,连腿也进去了。

他一面面向外拔腿,一面问女儿:“今天冷不冷?”

“特别冷。”下雪啦。”

父亲回过头去,冲着坐在窗口床上的小女儿,如同打雷一般喊道:“快点儿!下床,懒虫!什么事你都不干!打破一块玻璃!”

小姑娘颤抖地跳下床。

“把玻璃打破一块!”他又说道。

孩子吓傻了。

“听到我说的话了没有?”父亲重复了一遍,“我叫你把玻璃打破一块!”

孩子十分恐慌,不得不服从,她踮着脚尖,对准玻璃打了一拳。玻璃打破了,啪啦一声掉下来了。

“好!”父亲说道。

他神情庄重,讲话生硬,眼睛飞快地扫了一遍旧屋的每一个角落。

他那神情,就像一个将军,将要开始作战的时候做最后部署。

母亲始终没说话,此刻终于站起身来,问:

“我亲爱的,你想做什么啊?”

她的语调既缓慢又深沉,讲出来的话好像凝固了一样。

“你给我上床躺下。”男人说。

那口吻不容商量,老婆子不得不服从,沉重地倒在一张旧床上。

这个时候,屋子一个角落里传出抽泣声。

“出什么事了？”父亲大声问道。

丫头在屋角里缩成一团，她没从黑暗中出来，只是伸出满是鲜血的拳头。她打破玻璃的时候受了伤，于是走到母亲床前低声哭泣。

这次，当娘的重新坐起身来，喊道：

“看到了吧！你做的好事！你让她打破玻璃，手都打伤了！”

“太好了！”男人说道，“早就想到了。”

“怎么？太好了？”女人又说了一遍。

“闭嘴！”父亲反击道，“我取消言论自由。”

然后，他从她穿的女人衬衫上扯下一条，充当绷带，马上给小姑娘流血的手腕裹上。

裹好后，他又颇为得意地望了撕破的衬衫，说：

“这衬衫也很好。此刻一切都像回事啦。”

一股冷风从破玻璃窗里刮进来，一同进来的还有外面的浓浓烟雾，就像白絮一样扩散开来，好像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撕开。穿过碎了的玻璃窗能够看到外边正在下雪。昨天圣烛节的阳光预示的严寒真的来了。

父亲望了一遍四周，似乎想确定他什么都没有忘记。他抓起一个旧铲子，用炉灰把泼湿的焦柴都盖住。

接着，他站起身，背靠壁炉，说道：

“此刻，我们可以招待那个慈善家啦。”

八 一束光明

大丫头走了过来，将手搁在父亲的手上，说：“摸一下我的手冻得多凉。”

“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做父亲的回答说，“我比你的更凉。”

那位母亲急躁地喊道：

“你不管什么事，总是比其他人强！甚至连干的坏事都这样。”

“住嘴！”那个男人喊道。

母亲看到望着她的眼神不对头，就不再说话了。

陋室内一时间鸦雀无声。大女儿漫不经心的模样，正由斗篷下摆向下剔除泥土，小女儿仍在抽搐；母亲两手捧住小女儿的头，频频地亲吻，一面轻声对她说：“我的小心肝，求你，不要紧了，不要哭了，会让你爸爸生气的。”

“不！”父亲喊道，“正好相反！你哭吧！你哭吧！哭哭有好处呀。”

随后，他又对那个大丫头说：“这番闹腾，怎么，他还没有来！如果他不来怎么办？我泼灭炉火，捅坏椅子，撕破衬衣，打烂了玻璃，就白忙活了！”

“还白白割伤了小妹呢！”母亲嘟囔道。

“你们知不知道？”父亲接着说道，“这烂房子，冷得都能够冻死一只狗！那个人假如不来怎么办？哦！我明白了！他是有意叫人等候呀！他想：好呀！他们会等着我的！他们呆在那里就是为了这件事——呵！我恨死那帮家伙了，恨不得将他们通通捏死，我心中才痛快，才高兴！那些所谓的好人，去望弥撒，迷信满嘴蜜糖的贼教士，崇拜那些弄虚作假的家伙，还自认为比我们高，来羞辱我们，说是来给我们送衣裳，说得倒好！还不是那些不值四个苏的破东西，还有什么面包！这些混蛋！我要的非非这些玩意儿，而是钱！哼！钱！别想！因为他们讲什么我们拿到钱以后就去喝酒，我们是醉鬼，是大懒汉！但是他们呢？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以前是做什么的呢？是贼！不偷不抢他们哪能有那么多钱！哼！就像提起台布四角一样，把全社会抛到天空中，全摔个粉碎，完全有这个可能，然而起码每个人都变成了穷人，这样也合算——确实，你那行善的牛嘴巴先生，他到底做什么呢？究竟来还是不来？那畜牲可能把住址忘了！我敢保证，那老畜牲……”

这个时候，有人在门上轻轻地敲了敲；此人连忙跑过去，把门打开，一边深深地鞠躬，倾心崇拜地满脸堆起笑容，大声喊道：

“请进，先生！我的尊贵的恩人，还有这位标致的小姐，屈尊光临陋舍，请进。”

破房子门口出现了一个年近高龄的男人与一位年轻的姑娘。

马利于斯仍然呆在他原来的地方，这时他的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

那是“她”来了呀。

恋爱过的人都很清楚，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她”字，蕴含着多少光明灿烂的含义。

确实是她。马里于斯眼中立刻浮起明亮的水蒸气，看得模模糊糊，费了很大力气才能看出那是久别的心上人，是照射他半年的那颗明星，是那双眼睛、那个前额、那两片嘴唇，是走了就带走阳光的那张隐藏起来的美丽容颜。幻象破灭以后又重新出现在面前了！

她重新出现在这片黑暗里，在这破屋中，在这不成形的丑恶的破屋子里，在这不是人呆的丑陋不堪的地方！

马里于斯禁不住心惊胆战。怎么！竟然是她！心剧烈地跳起来，使得他双眼看不真切，感觉马上就要失声痛哭起来了。怎么！找了那么长时间，终于又和她见面了！他好像又找到了失去已久的灵魂。

她依然是原来那样，只是面色稍微显得惨白一些，秀气的面孔镶在一顶紫色帽子中，身体则隐藏在黑缎斗篷中，只见长裙下边露出裹着紧帮缎靴的一双纤巧的脚。

她依然由勒布伦先生陪着。

她向屋子中间走了几步，把一个很大的包袱放在桌子上。

容多雷特家大姑娘退往屋门背后，用阴郁的神情看着这顶丝绒帽、那件缎斗篷，还有那迷人幸福的脸。

九 容多雷特要哭了

这个破房间里非常阴暗，从外边刚进来，就会认为进了地下室。两位刚到的客人看不清四周模糊不清的人物的模样，脚步前进的时候不免有点儿犹豫，而居住在这破屋里的人，眼睛早就习惯了光线的微弱，看得一清二楚，当然就细心地观察他们。

勒布伦先生目光慈祥且抑郁，走到男当家容多雷特面前，一面说：

“先生，这个包袱里放了几件家常衣服，是没有穿过的，还有袜子与毛毯，请收下。”

“我们像天使一样的恩人，您对我们太慈善了，”容多雷特说着深深地鞠了一躬，直至地面，他又乘两位客人打量这破旧的室内的工夫，连忙弯下腰去，轻声匆忙地对他大女儿说道：

“没错吧？方才我说什么来着？破衣服！没钱。他们都是这样的！还有，给这个老笨蛋的信上签的什么名字？”

“法邦杜。”他女儿回答说。

“戏剧艺术家，没错！”

容多雷特问得简直及时了，正在这个时候，勒布伦先生转过身来和他谈话，那神气仿佛在回忆他的名字：

“看样子……先生，你们的生活情况确实使人怜悯……先生……”

“法邦杜。”容多雷特连忙回答说。

“法邦杜先生，对，就是，我记起来了。”

“戏剧艺术家，先生，还有过一些成绩。”

说到这里，容多雷特觉得，逮住这个“慈善家”的时候已经来临了，于是他用集市上要演戏的那种说谎而不感到害羞，还有路旁乞讨的那种恳求的混合味儿，大声说道：

“是塔尔马的弟子，先生！我是塔尔马的弟子！以前，我也有一帆风顺的时候。唉！如今却倒了霉。您看看，我的恩主，没面包吃，没火取暖。两个苦命的丫头没火！只有一把椅子也坐通了！一块窗子玻璃碎了！正好赶上这样的天气！我妻子害着病，倒下了！”

“不幸的女人！”勒布伦先生感叹道。

“我的孩子又受伤了！”容多雷特加上一句。

那个孩子看到来了客人，就分了神，早就不再哭泣了，细心看起那位“小姐”来。

“你倒是哭嘛！叫啊！”容多雷特偷偷地说道。

他一边说，一边捏了一下她那只受了伤的手，这一切举动显出小偷的巧妙手法。

小姑娘痛得叫喊起来。

那个年轻的姑娘，也就是马里于斯私自称为他的“玉秀儿”，赶忙走到她跟前去，说道：“亲爱的孩子太可怜了！”

“您看，漂亮的小姐，”容多雷特紧接着说道，“她的手腕还在流血呢！为了每天赚六苏钱，她在机器下边工作，结果遇到了意外事故。再这么做下去，没准儿胳膊要被锯掉！”